

博索纳罗上任伊始就向特朗普“抛绣球”

巴西新总统邀美国来设军事基地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格

当地时间1月3日，巴西新总统博索纳罗在接受电视专访中表示，对美国未来在巴西设置军事基地问题持“开放”和“可协商”态度。新任巴西外交部长阿劳若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利马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告诉媒体记者，博索纳罗打算3月访问美国，届时将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议美方在巴西设一处军事基地。

短短两天之间，博索纳罗对于美国军事基地的开放性表态已然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热搜”话题。

尽管反复强调对外政策不掺杂意识形态因素，这位刚刚上任的新总统在对外问题上仍表现出了强烈的倾向性。长期从事美国方向工作的阿劳若在职演说中声称将“改变巴西的外交状况”，似乎也在对巴西长期以来外交独立的传统进行挑战。那么美国在巴西设置军事基地一事究竟有多大可能性？博索纳罗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出的“亲美”倾向是否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巴西外交政策的主流？

从根源上看，博索纳罗这一表态的高关注度主要源自两个方面：

首先是博索纳罗的对美态度相比左派政府时期发生了180度转变。巴西劳

工党左派政府时期，巴西以摆脱对美依赖、建立区域左派同盟为外交方针，不仅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上加强了对美国渗透的制约，在拉美地区范围内也发起和参与了一系列反美色彩浓厚的左翼运动，与委内瑞拉、阿根廷、古巴、尼加拉瓜等一系列当时同样由左派政府执政的国家建立同盟关系。相比之下，博索纳罗政府则如其承诺一般，给巴西外交制定了“新方向”。1月2日，博索纳罗对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巴两国现在是“朋友”，借此展现与华盛顿结盟姿态，并表明了反对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的态度。

其次是这一表态对于巴西外交传统的“颠覆性”。长期以来，巴西外交政策拥有自己的传统，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政府而存在。即使是在强调左翼阵线联盟的卢拉政府时期，巴西在外交上依然保持着整体的均衡。特别是在军事问题上，巴西作为区域大国，始终明确抵制外部特别是美国军事力量进入巴西领土。博索纳罗日前表示：“我对美国采取的行动无关经济，但也可以是军事上的。我们可以签署关于区域的协定，我们无意成为南美洲的超级强权，但握有至高优势”，在展现结盟美国强烈意愿的同时也触动了巴西长久以来的外交传统。

目前巴西舆论大部分认为美巴军事

结盟存在一定可能性，但美国在巴建立军事基地的可能性较小。当前巴西在国家安全方面仍面临着边界冲突、跨界贩毒、有组织犯罪集团等因素威胁，对美国提出的区域反恐安全合作自特梅尔政府后期已持积极态度。

然而，美国派遣军事力量则是全然不同的问题。例如在此前美巴谈判已久的阿尔坎塔拉卫星发射基地租赁计划中，美国就始终坚持“一家独占”的租赁方式，反对巴西将该基地所在区域进行划分并分租给多个国家，致使谈判进展缓慢。对此曾有评论人士质疑美方动机，认为美国或拟将此卫星发射场打造为影响范围遍及整个拉美的“新型军事基地”，并与哥伦比亚等国现有的军事基地相呼应。对此，特梅尔政府表示了明确否定，坚持卫星基地租赁不可用于军事用途，如今这一立场也随着博索纳罗的上台而再次增添不确定性。

目前来看，即使巴西总统准许美国在巴设置军事基地，此举还需经由巴西众议院投票认同，很可能受到众议院内部传统建制派的强烈反对。而眼下，巴西军方已经率先发难。巴西一名高级军官5日向路透社记者表示，军方反对美国在巴西设军事基地。这名巴西军官称，总统有关美军基地的言论令军方吃惊，如果政府商讨允许美军在巴西设基

地，军方将予以反对。

所以博索纳罗近日表现出来的积极态度暂时还是一张“空头支票”。

不过，这位新总统对巴美合作的热情和诚意的确不容小觑，美国方面也给予了博索纳罗积极回应。埃菲社去年10月29日报道，博索纳罗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当天在一场电话会谈中商定了两国将在应对委内瑞拉危机和其他事务方面开展合作。美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也在一份公报中指出：“他们谈到要在重要外交事务方面开展合作，包括委内瑞拉危机、打击跨国犯罪以及加强美巴两国间的经济联系。”

对于巴西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修复左派政府时期严重受损的美巴关系是合理的，包括巴西外交部、众议院在内的诸多机关也都认同“增进美巴合作”外交理念。至于这个关系要“拉近”到何种程度、是否因此对地区事务产生过剩影响，个中尺度拿捏就显然不应任性而为了。

有趣的是，博索纳罗对特朗普脚步的“追随”似乎自大选期间便已开始。特别是在竞选口号方面，博索纳罗甚至直接模仿特朗普的“美国至上”提出了“巴西至上”，这一口号在1月1日的就职典礼上依然被反复提及。难怪有评论戏称：“不知道对于新总统来说，美国

和巴西哪个至上呢？”

中巴陆军成功举行联合反恐演练

新华社巴基斯坦伯比1月5日电

中国和巴基斯坦陆军联合反恐作战演练5日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的伯比国家反恐训练中心成功举行，“勇士-6”中巴联合训练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作为“勇士-6”中巴联训活动的最后一项内容，中巴陆军联合反恐作战演练旨在探索重要目标防卫的模式和方法，为中巴两军特种部队提升反恐作战能力积累宝贵经验。

此次演练按照多维侦察搜索、立体机动布控、综合火力突袭、建筑物搜索清剿、空地协同追击、联合防卫控守的流程进行。记者在现场看到，数架直升机掠过树梢，飞向目标区域。空地火力对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后，特战队员迅速机降至指定地域展开渗透。在武装直升机掩护下，

突击队员通过侦察监视、立体封控、定向爆破、精确狙杀，对盘踞在院落和地堡内的“恐怖分子”实施清剿，空地协同歼灭逃窜之“敌”。行动中，两军指挥协同顺畅，战术配合默契。清剿完成后，特战队员迅速建立控守防线，对目标实施防卫。

中方联训指挥组组长、新疆军区某特种作战旅副旅长杨磊上校说：“此次联训活动充分展现了中巴两国之间的军事互信，增进了联训官兵友谊，对于提升两国联合反恐作战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勇士-6”中巴联训活动于2018年12月8日正式启动。其间，双方以联合反恐行动为背景展开联训，相互学习和交流反恐技（战）术技能，共同研究指挥筹划方式、手段，互相学习借鉴训练经验。

白宫与民主党磋商未果

已15天,美政府继续“停摆”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5日电（记者孙丁 熊茂伶）美国白宫和国会民主党5日各派代表就修建美国和墨西哥边境隔离墙拨款等问题举行磋商，但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这意味着已超过两周的美国联邦政府“停摆”还将继续。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天的磋商“没有取得太多进展”。

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是特朗普当年竞选总统时的核心承诺之一。他认为

边境墙对遏制非法入境行为、打击人口贩卖和毒品走私等至关重要，但民主党人一直指责边境墙低效、多余且昂贵，并提倡利用无人机、传感器等科技手段加强边境安全。

由于白宫与国会两党在美墨边境隔离墙修建问题上分歧严重，各方未能就政府拨款法案达成一致，约四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机构从去年12月22日凌晨开始陷入停顿，迄今已持续15天。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辞职

新华社吉隆坡1月6日电（记者林昊）马来西亚国家皇宫6日发表声明，宣布现任最高元首穆罕默德五世辞职。

声明说，穆罕默德五世根据宪法辞去马来西亚第15任国家元首职务，6日生效。他已经正式通知由马来西亚9个州的世袭苏丹或州统治者组成的统治者会议。

声明说，担任国家元首期间，穆罕默德五世一直努力履行职责。穆罕默德五世感谢统治者会议选举他为国家元首，对总理及其领导的政府和管理国家方面所给予的合作致以崇高敬意。穆罕默德五世同时敦促马来西亚民

众继续团结一致，承担起对国家的责任，让国家保持和平与和谐。

声明并没有提及穆罕默德五世辞职的原因。去年年底，他曾因病休养两个月，由副最高元首纳兹林·沙阿代行最高元首职责。

穆罕默德五世现年49岁，是马来西亚北部吉兰丹州苏丹，2016年12月出任国家元首。

马来西亚实行君主立宪联邦制。最高元首为国家元首、伊斯兰教领袖兼武装部队统帅，由统治者会议从马来西亚9个州的世袭苏丹或州统治者中选举产生，任期5年。

南太平洋岛民的“新西兰梦”

在物质需求满足后,缺乏技能的他们陷入贫困的循环

地球村即景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数百年来,“美国梦”吸引着数代年轻人来此追求梦想。对于南太平洋岛民而言,新西兰正像美国一样,成为他们眼中的乌托邦。

近年来,随着气候变化对太平洋岛国威胁的不断增加、岛民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越来越多的南太平洋岛民居住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占奥克兰总人口的15%。在这20万人中,来自萨摩亚的人数最多,其次是汤加、库克群岛、纽埃和斐济。

然而,历经苦难与挫折后终抵达梦想的彼岸后,他们的“新西兰梦”真的实现了吗?

“对家庭来说,新西兰更好”

奥克兰周四的早上,“汤加老年人小组”举行午餐会,菜单上有汤加特色的红薯。85岁的梅莱恩·马菲领唱着一首憧憬着棕榈树和白色海岸的歌曲。“我的家人在这里,所以我的生活就在这里”,18年前移民至新西兰的马菲说,“汤加没有生活可言。只是种植与吃饭不断重复。”

据英国《卫报》报道,奥克兰南部的郊区如今就像萨摩亚首都阿皮亚与汤加首都努库阿洛法。街边的商店堆满芋头和木薯,店主用萨摩亚语问候顾客。事实上,居住在新西兰的一些南太平洋岛国的人比他们本国还多,而随着气候变化威胁的不断增加,这一趋势将会不断上升。

13岁的迈克尔·瓦亚去年移民至奥克兰,如今居住奥塔胡胡议会大厦。瓦亚在萨摩亚时只能在家种植芋头和香蕉,只是偶尔去上学。“对我们家庭来说,新西兰更好。”他说。

新西兰太平洋岛国事务部长威廉·西奥出生于萨摩亚,1969年移民至奥克兰。据西奥回忆,上世纪70年代中期,新西兰弥漫着对南太平洋岛国移民的敌意与歧视。西奥和9个兄弟姐妹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那时种族主义随处可见,警察会在凌晨闯入南太平洋岛国移民的家中,检查签证是否逾期。”那时南太平洋岛国移民被称为“椰子”或“刚从船上下来的新人”,“这是巨大的创伤,早期紧张与不安到处弥漫,我们不受当地孩子的欢迎。”西奥回忆道。

如今13岁的瓦亚从未被称作“椰

子”。尽管他依然要历经过人般的窘境,但瓦亚喜欢奥克兰的崭新生活:有现成的食物,所有的房子都有墙、门和独立的卧室。当他的家人挣到足够的钱后,他们会带他的祖母离开家乡来到奥克兰,然后是他的姑姑、叔叔、堂兄弟姐妹……

到底是谁的新西兰?

“你知道那些‘美国梦’吗?”25岁的斐济人索尼尔·库马兰在奥克兰的一家服装店工作。“对于南太平洋岛国,新西兰与美国很相似。”然而,对于许多南太平洋岛国移民而言,“新西兰梦”正变得越来越虚无缥缈。

居住在奥克兰的南太平洋岛国移民十分年轻,年龄中位数仅为22.6岁。位于奥克兰的太平洋共同体社会支持机构执行主席塔莱马努表示,年轻移民抵达奥克兰时,他们面临最大的陷阱是缺乏技能,轻松获得贷款、酒精和毒品的诱惑。许多移民被信贷计划所蒙蔽,获得贷款后他们享受着奥克兰繁华的都市生活,却挣扎着偿还由此产生的债务。因为偿还贷款的烦恼,他们选择吸毒暂时逃避。

“新西兰梦”依然吸引着人们来到这里,但如今他们的梦想是“依赖和权益”,而非“独立”。年轻移民来到这里,在获得梦寐以求的物质后,缺乏技能的他们陷入贫困的循环,从此危机永远不会消失。

因为新一代移民长期与亲戚捆绑在一起,过度拥挤已经成为根深蒂固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奥克兰成为世界上生活成本最昂贵的城市之一,过去五年奥克兰房价上涨77.5%,平均房价为94万新西兰元,高昂的房价迫使一些家庭只能生活在车库、帐篷与集装箱中。南太平洋岛国移民的收入低于新西兰任何其他群体,个人年收入中位数仅为18900新西兰元,比其他奥克兰人少约1万新西兰元。

近年来,随着新西兰收紧移民政策,南太平洋岛民越来越难以移民。除纽埃岛和库克群岛的居民在新西兰拥有自动居住权,其他岛国的居民必须通过太平洋配额制度申请。

毛利人定居地、英国殖民地、南太平洋岛国民众聚居地……事实上,新西兰也正因于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太平洋共同体总是强调新西兰是一个太平洋国度,但过去这些年新西兰正与这一身份斗争。在新西兰定居的欧洲人认为这是他们的世界,毛利人认为这是他们的世界。对于新西兰这个资源有限的小国来说,这里为利益充满着竞争。”塔莱马努告诉记者。

在美国总统宣布撤军叙利亚之后,库尔德人命运成矛盾焦点

俄土关系走势将成叙局势关键

专家视点
■毕洪业

2018年岁末,特朗普在推特上发布,美国已经赢得了对“伊斯兰国”的战争,美军将很快撤出叙利亚。美国的盟友在震惊之余表达了强烈不满和批评,法、英还宣布将继续留下来打击恐怖组织。总体上,尽管批评者认为此举将扩大俄罗斯和伊朗在该地区的影响及“伊斯兰国”仍有重新崛起的可能,但事实上特朗普的撤军决定只是对叙利亚当前态势的确认,是一种政治现实主义行为。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主导地位已经难以撼动。自2015年9月30日介入叙利亚战争到2017年底俄国防部宣布俄军在叙反恐任务已经完成,俄罗斯在叙利亚花费了50多亿美元,阵亡官兵100多人。更主要的是,通过协助巴沙尔政府对“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进行打击,俄罗斯掌握了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权:一方面,通过与叙利亚政府签署协议,俄罗斯保留并扩大了在地中海唯一的军事驻地塔尔图斯,使用期限长达49年(并可进一步延长),同时还可以无限期使用赫梅米姆空军基地,打破了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俄罗斯的围堵;另一方面,在战场上节节推进的同时,俄罗斯通过组织有关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的阿斯特纳进程,与伊朗和土耳其形成盟友关系,确立了俄罗斯在叙利亚政治进程中的主导地位。至此,俄罗斯事实上成为叙利亚战争的赢家,而特朗普的策略更多地是承认这一事实而已。

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已经安全上岸。自2018年以来,在俄罗斯、伊朗及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下,叙利亚政府军通过“以打促谈、以压促变”的战术相继收复了大马士革东古塔周边地区、大马士革南部的耶尔穆克难民营、卡拉蒙东部山区,最终通过花岗岩行动彻底解放了叙西南部和南部的德拉和库奈特拉省,控制了叙利亚60%的领土和75%的人口,为恢复全境奠定了基础。相应地,难民回归和战后重建工作也相继展开。同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及卡塔尔等逊尼派阿拉伯国家纷纷宣布重开驻叙大使馆。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也由巴沙尔、阿萨德必须下台转为由叙利亚人民决定其命运。特朗普政府已不再寻求叙政权更迭,强调其只有做出“彻底改变”才能获得西方重建资金支持。

特朗普的撤军决定也是为了避免与土耳其矛盾激化。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是当前美土关系矛盾的焦点。在当前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下,叙利亚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还是伊朗都表示了强烈反对。为维护在叙利亚的利益,美国意图帮助叙利亚库尔德人取得自治权,但这是拥有1500万库尔德人的土耳其所无法接受的。针对美国默许下叙利亚库尔德人试图独立的“举动”,去年12月以来土耳其连续3次发声,要对叙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地区展开军事进攻。

无论如何,美国将不得不在叙利亚200万陷入困境的库尔德人和8000万土耳其人之间做出选择,而这种决定并不需要多少政治智慧。最终,土耳其加大了对美国的压力,要求其停止对库尔德人的保护,并得到了回报。从叙利亚撤军有利于美土关系,但也意味着库尔德人被再次抛弃。

土耳其媒体报道,土军近期陈兵



2018年12月28日,叙利亚库尔德人抗议在美国宣布撤军后,土耳其对叙库族武装发起新一轮进攻。视觉中国

得西方重建资金支持。

特朗普的撤军决定也是为了避免与土耳其矛盾激化。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部队”是当前美土关系矛盾的焦点。在当前的中东地缘政治格局下,叙利亚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还是伊朗都表示了强烈反对。为维护在叙利亚的利益,美国意图帮助叙利亚库尔德人取得自治权,但这是拥有1500万库尔德人的土耳其所无法接受的。针对美国默许下叙利亚库尔德人试图独立的“举动”,去年12月以来土耳其连续3次发声,要对叙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地区展开军事进攻。

无论如何,美国将不得不在叙利亚200万陷入困境的库尔德人和8000万土耳其人之间做出选择,而这种决定并不需要多少政治智慧。最终,土耳其加大了对美国的压力,要求其停止对库尔德人的保护,并得到了回报。从叙利亚撤军有利于美土关系,但也意味着库尔德人被再次抛弃。

在与埃尔多安通话时,特朗普表示不想再在叙利亚浪费时间和金钱,要将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希望土耳其方面承担起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责任。选在去年圣诞节前宣布撤军,有利于提升支持率,而且还能起到转移“通俄门”压力的效果。相应地,几乎在同一时间,白宫宣布同意向土耳其出售4个连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及相关设备,使人更容易把撤军决定与商业利益联系起来。

时至今日,“伊斯兰国”已经遭受重创,难以进行较大规模成建制活动,更多是以孤立的小股力量和地下恐怖活动而存在。所以,这符合特朗普所强调的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完成后美军就撤退的说法。在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叙利亚,代理人战争的意味将更加浓厚。叙利亚政府军完全有能力完成清剿任务,而美国及英法对撤军的担心更多的是希望借反恐来达到地缘政治目的。事实是,美国及其盟友意图使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一直

与埃尔多安通话时,特朗普表示不想再在叙利亚浪费时间和金钱,要将精力集中在国内问题,希望土耳其方面承担起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责任。选在去年圣诞节前宣布撤军,有利于提升支持率,而且还能起到转移“通俄门”压力的效果。相应地,几乎在同一时间,白宫宣布同意向土耳其出售4个连的“爱国者-3”防空导弹系统及相关设备,使人更容易把撤军决定与商业利益联系起来。

时至今日,“伊斯兰国”已经遭受重创,难以进行较大规模成建制活动,更多是以孤立的小股力量和地下恐怖活动而存在。所以,这符合特朗普所强调的消灭“伊斯兰国”组织的任务完成后美军就撤退的说法。在后“伊斯兰国”时代的叙利亚,代理人战争的意味将更加浓厚。叙利亚政府军完全有能力完成清剿任务,而美国及英法对撤军的担心更多的是希望借反恐来达到地缘政治目的。事实是,美国及其盟友意图使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一直

土耳其把叙库尔德武装视为土耳其

叙库尔德人欲“联俄抗土”

叙利亚库尔德官员5日披露,库尔德人正与俄罗斯及其支持的叙利亚政府对话,商议如何填补美国撤军留下的空缺,争取满足自身自治需求。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库尔德官员告诉美联社记者,库尔德人正在与俄方和叙利亚政府谈判,“气氛积极”,“有望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这名官员说,俄方发挥“积极作用”,双方就共同对抗“妄图占领叙利亚,尤其是叙利亚北部的武装力量”达成一致。

美联社报道,这番话虽然以土耳其为“听众”。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去年12月宣布,土军将越境进入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土耳其媒体报道,土军近期陈兵

土叙边境,数目不详的土军部队已经进入叙利亚。

沙特《中东报》5日以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最高指挥官希蒂·荷默“秘密访问”莫斯科和大马士革,向俄方和叙政府提议一份“秘密协议”。根据协议,库尔德武装将把它控制的边境地段交还政府军,换取政府支持库尔德人自治。

库尔德人现阶段控制超过四分之一叙利亚国土,包括叙利亚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的北部和东部地区。

《中东报》报道,协议旨在“填补美军撤离留下的缺口以及切断土耳其(武装)干预的路径”。

另一名库尔德官员向法新社证实,库尔德人正与叙政府和俄方谈判

北部重镇曼比季事宜。如果双方达成协议,曼比季解决方案有望成为代尔祖尔省乃至整个库尔德武装控制区的政治蓝图。

曼比季相距土耳其不远,位处幼发拉底河西岸,是叙利亚北部战略重镇。叙利亚内战2011年爆发,这座重镇先后由反政府武装、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占据。

土耳其去年进占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叙西北部阿夫林地区和其他北部地区,扬言东扩战线,沿着土叙边境一路进击到伊拉克边境,把库尔德武装赶出这一狭长区域。按照土方设想,曼比季是第一个需要拔掉的“钉子”。

土耳其把叙库尔德武装视为土耳其

其境内库尔德分裂势力在叙利亚的分支,将它列为恐怖组织。

土美2018年6月达成协议,库尔德武装撤出曼比季,由土美联合“管理”,直至组建地方政府。不过,协议没有完全落实,美方在库尔德武装全部撤离前宣布准备撤军。

叙利亚政府去年底说,应库尔德武装请求,叙政府军进驻曼比季;本月2日又说,库尔德武装已经撤出曼比季。叙利亚库尔德人诉求建立自治区,希望叙政府予以认可,而非反对政府武装那样寻求推翻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政府。因此,叙利亚近8年内战中,库尔德武装与政府军“井水不犯河水”,很少兵戎相见。双方多次暗示以对话方式化解争端。

在美联社报道中,披露正与俄方和政府对话消息的那名库尔德官员告诉记者,库尔德人可望与政府方面达成协议,“因为我们都是叙利亚人”。

王宏彬(新华社供本报专稿)